

# 紀念已來人間遊化的新學菩薩

演 培

為紀念醒公上人示寂二十五週年寫

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，佛教失去了一位敢言直說的大德，那就是醒公上人的示寂，不能不說是佛教一個無可補償的損失！上人以腦溢血臥疾，本已將及一年，明知上人遲早會丟下我們而去的，可是當時我在新竹青草湖台灣佛教講習會內，得到這個不幸的消息，確實使我的頭暈眩了好一會，好像突然失去了大寶一樣，心中有股說不出又難以形容的滋味，下意識中甚至感到佛教危機從此會得加深，因在那個危機四伏的環境中，一般熱血佛教青年以及有心於佛教的善信，總認為佛教實在不能缺少像醒公這樣一位直言無諱的大德，以喚醒在酣睡中的佛子的！

上人不特是位富有高度思想的大德，而且思慮相當的周密細緻，不論對於任何一個問題的觀察，總是看得很深而又很遠的，因而上人的言論，都是出於冷靜觀察，而以真摯感情予以表達的，所以上人的每篇作品，既有其豐富的內容，亦有其生命的活力，使人讀了，沒有不受其感染的，這是現代僧人，特別是熱血沸騰的青年僧人所共同承認的。是以上人的世學與佛學，在當代僧伽中，敢說可以居於上首的地位，因而吾人對於醒公，不能不致相當的敬意！假定他老能多住世幾年，經常揭發佛教界種種不如法事，相信寶島佛教不會這樣羣魔亂舞的！

上人所以不斷的揭發佛教內的黑暗面，不是存心要與什麼人過不去，而是完全出於一片護教之念，且這護教之念一直堅定不移，只要有損佛教的，縱然千刀萬箭穿心，要他不說實話，那

是做不到的，因為上人是至性中人，情感熾熱如火，一遇到佛教受到傷害，就不吐不快，一般不了解上人，念念為佛教，念念為家生的悲心，見到上人說到他們外在的偽善與內在的陰謀，總是不能予以曲諒的，是以上人住世時，不知受到多少無謂的指責，假使知道上人是「大悲菩薩之流」，一心是為佛教好，當對上人看法不同，並將予以高度的讚善！

上人看來不拘小節，但實決不隨和流俗，不但為人如此，就是思想見解亦然，自己認為是如此的，絕對堅持自己主張，決不輕易苟同隨和他人，所以雖和易而不苟且，待人誠實懇摯，無有絲毫虛飾，此之所謂「直心是道場」。這本是學佛者應有的精神，但每為佛法者認為過於憨直，以致使諸偽善者感到受不了！殊不知偽善者在佛教多起來，個個都帶上假面具以待人，這還成個什麼樣子？佛教又怎能得到世人的信敬？是以我認為像醒公這樣耿直的大德，在佛教裏實太少了，如多幾個像醒公這樣直心直腸說直話的僧人，佛教決不會沒落到像現在這樣的程度！

上是最熱心於佛教文化教育事業的，所以綜其一生的生命歷程，始終站在文化教育的崗位上，為佛教文化教育而奮鬥，直至嚥下最後一口氣！因而，上人認為佛教寺院就是教育機構，僧人應該就是教化社會人羣的德學俱優的教師。如上人說：「佛之所以設教，就為教化眾生而設，故佛教就是教育。佛教之所以創設佛寺叢林，就為安居僧伽修學佛法並教化眾生而設，故佛寺叢



點力，是以太虛大師全書，在醒公全力護助下，得以編輯完成。今日各地都有太虛大師全書讀，能說不是醒公的功德？而在住持雪竇寺的期間，表現得最突出而為別的佛寺住持所絕對做不到的，就是任何一個僧人上山，不論識與不識，當該僧人下山時，要到什麼地方去，就送他到什麼地方的路費，必不使來山的僧人，感到行路資糧之難！如是同情行腳僧的慈悲精神，據我所知，現世找不到第二人，能不使人對之生起高度的崇敬？

醒公在「從讓賢說起」的一封公開信中說：「我對住持十方常住有一個一貫的主張：十方常住十方僧，十方常住十方物，愛護常住物，如護眼中珠；一心負責，盡力而為，不必盡如人意，不能負欠債務，不敢浪費，不耽因果，不望有功，但求寡過而已。願心雖然如此，對前者，只做到了一點點；對後者，我總時常生慚愧心！一身為住持的僧人，能時常生慚愧心，決不會侵損常住，可是像這樣的住持僧，當今又有幾個？不客氣的說：現在一些不肖僧，以不正當的手段，謀得較有入息的佛寺，總是昧於因果的在充實自己的荷包，何嘗為常住大眾設想？」

醒公在該公開信中接着又說：「自從大師寂後，我的理想中雪山住持人物，不是需要我這樣的事務僧，應該需求一位學問僧來住持，所以我覺悟到現在名稱為住持的僧徒，都是些寺廟的住持，不是佛法的住持……惟有真實學問的大德僧，他們才堪任佛法的住持……雪山有如此輝煌的歷史，因而使我感覺在今日的佛門賢達中，非有如芝峰、枯木、印順、法舫這樣的大作家，實不足負起中興佛教文化宗風的這個道場！」醒公的這段話，是多麼的自謙？一些專門想做寺廟住持的僧徒，看到這段話，如不覺慚愧，那就不能不說他是個麻木不仁之徒了！

醒公不但這樣自謙，而且確實這樣去行，並不是說表面的好聽話，當時，除了真誠的請如上的大德繼任不成，一聽說法舫法師即將回國的消息：「我讓賢的念頭就轉到他的身上。這時際，我喜出望外，我的情緒緊張到萬分！說老實話，並不一定說是，我卸肩有期以及我讓賢的目的可以達到，我實在為佛門慶幸！」醒公當時所謂「為佛法慶幸」，是說「如枯木、芝峰、法藥、法

舫、印順這幾位法師，每人若能領導十個八個學僧，埋頭苦幹，使其於教義學術上都各有成就，大家都有一套成熟的佛法，準備做住持佛法的中堅人物，這樣中國佛教，庶可以有復興的希望！」

醒公的一切都是為着佛教的復興，不是為自己的個人名位打算的，所以他有讓賢的勝舉，而且誠心誠意的請一位賢達來繼任住持，並不是姍妮作態的口是心非，所以他老接着說：「但是你要知道做一個寺的住持，有一件最快慰最榮幸的是什麼？不是安僧辦道領眾薰修，也不是傳戒講經裝金修廟，因為這些事都是住持職責所在的份內事。那究竟是什麼呢？就是能將住持交與一位一切才能比我高強的人啊！」這亦是一般住持者流所難辦到的，他們總是想將住持交給不如自己的人，好讓自己仍在幕後操縱一切，是以佛寺住持每況愈下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！

醒公在「學佛要養成撞鐘與抬水的精神」一文中，曾慨歎的說：「現在的僧侶對佛教對自己肯得忠實負責的，遠不如古德前賢。如說：「請看古時西行求法的大德們，明明知道那種求法的艱鉅工作是「百人西去歸無十」，却依然還是不斷地為法忘軀奮身前往，結果自法顯法師乃至玄奘三藏等高僧為我們爭留了全部法寶的財產，寫下了佛教輝煌的歷史，到了我們現在並不須犧牲生命，只求埋頭用功，都沒有這個決心，這是應該如何的愧對前賢？」真的，當今僧伽不說沒有決心埋頭用功，就是扭開錄音機或收音機聽聞佛法亦懶得動手，佛教還有什麼前途？」

醒公是位「具有菩薩心腸和菩薩的善行」的當代學菩薩的一位菩薩行者，而且在思想和行為上充分的表現出來，所以印順導師說：「醒法師是偏於慈悲的。從他表現於外來說，確乎如此。他護教是有熱心的；極希望佛教多做一些利益社會的事業。」像這樣熱心社會事業而又念念為佛教的新學菩薩，確是今日佛教所急需的，因而在紀念醒公示寂二十五週年的今天，不但祝願醒公這位新學菩薩已來人間行菩薩道，更願有多佛子來做新學菩薩！